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對抗

三日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主編者：對抗三日刊社

總發行所：北平宣內舊簾子胡同四十六號本社

零售：每册二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外埠每期加郵費一分

——逢三六九出版——

第二期目錄

- 一，從「憲政運動」談到「以黨治國」……若水
- 二，國難所給予羣衆的一個新覺悟……吳蘇青
- 三，一言之差將鑄成大錯……夢生
- 四，解決東北事件的兩條路線……規
- 五，「取消黨義」和「添授讀經」……君可
- 六，從出宮說到將充東北偽政府元首的傅儀……霽
- 七，停付內債本息問題……愛亭
- 八，我們一定戰勝日本……華民

本刊啓事一

本刊第一期，因排印倉卒，發刊詞上民粹主義之粹字，係「主」字之誤，特此更正。

本刊啓事二

本刊預定價目，第一期上所載者略有錯誤，本期已另行規定，特此聲明。

從「憲政運動」談到「以黨治國」

若水

中國是一個產生官僚政客的淵藪，所有的政客官僚一向是不忘情於他們之所謂「政治活動」的。當北洋軍閥竊據政權之際，正是他們攀龍附鳳的好時會。軍閥頭腦簡單，無政治常識，但因割據利害的衝突，又不能避免紛爭互鬥的幹法，於是政客便有了因緣鑽營的機會了。結系標榜，奔走游說，薰取西洋一知半解的法治思想，包圍有實力的軍人，結果便有官可做，有權可行。其實這些「挂羊頭賣狗肉」的法治論者根本就沒捉摸住中國社會紛擾的客觀原委，根本也沒顧到中國大多數被壓迫階級的實際要求。弄來弄去，「法治」云云終于不過捧了幾個軍閥的臭腳，滿足了自己的「政治活動」罷了。

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運動進展以後，這種政客官僚的「政治活動」曾經一時銷聲匿跡，因為革命大眾的澎湃勢力，使得他們的詭計無從擺佈了。但是不久之後，善變的官僚政客有的會改頭換面竄進國民黨，有的因爲往日厚歛積

財，生活可以坐享清福，便暫時踴躍起來。然而政客總是政客，黨政的革命政權之下，終是不利於他們的。因而黨內的政客，與黨外在野君子勾結擾亂革命路線便成了他們共同的企圖。既有內應，再加外攻，內應的假裝讓步，外攻的步步追擊，於是任你銅筋鐵臂造成的團結也是經不住這種陰謀的。可是黨治沒有遺人口實，沒造成相當的機會，政客之進攻誹難，也是難得下手的。現在總算時機到了！

現在不是外侮紛來強寇深入的時候嗎？現在不是水災匪患叢生的時候嗎？現在不是黨內分歧，領袖遁避的時候嗎？摧破黨治制度的時機到了！可真到了！這再也不必鑿過金的美國博士羅隆基費力在新月上混罵黨治了。只稍來一個「歸政於民」的口號，打上幾個「施行憲政」通電，政府自然不會不曲循這幫士大夫假借的「民意」了。在政客夢想，這自然是可以滿足的，然而事實上却不見得這樣容易。

憲政運動者根本有一個迷夢，就是法律萬能。他們以為中國政治紛亂，就在於沒有制定憲法，國人不知各個遵法，此其所以亂。他們沒有看清政治沒有建築在穩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徒法是不足以治國的。他們沒有追溯到人人不能違法的實質的原因。在大多數民衆經濟生存權微弱的現狀之下，民衆是無力擁護法律的，憲法的德謨克拉西，實際只成爲保障國家一部人的利益的工具。憲政運動者的主張還不是抄襲歐美的民治思想，但是他們該知道：這種保障資產階級利益的假民主政治已經是落伍的思想了，迷惑不了希求經濟生存保障的革命大眾了。憲政運動者的呼

喊到終也不過是垂死人的嘆息而已。

真正說來，任何國度不能無法律——立國大法。但要看法的基礎建築在什麼人的利益之上，和用什麼方法可以促進國民擁護守法的力量，使法不爲少數人所利用，所破壞。空泛的說民主國家的憲法以「全民」福利爲依歸凡屬國民俱有政治的權利，這已經是欺人之談了。從歷史經濟發展的階級看，現在還沒有到達人人經濟生存俱有保障的時代；國民經濟生存的差異，適造成其有無表現政治力量機會的分別。籠統地把「全民政治」的招牌懸在憲法上，實際上國民經濟狀況不足以供其有支配政治的餘力，憲政民主制度，往好裏說，可以爲資產階級政治的護身符，往壞的結果上說，資產階級未成熟之前，有實力的軍人隨時還是可以毀法的。

所以國民黨的民權主義異乎普通的德謨克拉西。牠是先防止了資本主義發生，解決了多數民衆經濟生存保障問題，以求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換言之，就是解決了社會經濟問題而後培植民主勢力的，這正是所謂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現，社會的經濟制度不容產生資本集中的資產階級，而多數民衆經濟生存得在一般水準之上，在這種條件之下民主政治才不會成爲資產階級所操縱的政治。

基于真正民主政治之需要經濟制度變革的狀況之下，顯然地被壓迫階級政治上的成功非要「一黨專政」不可。代表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黨，是應當以其所代表的民衆的經濟利害關係，在獲得政權後，採取訓政方法，藉以制裁反民衆利益之企圖。所謂「以黨治國」，不客氣的說，就是爲保

障被壓迫階級之利益而杜絕反動的一種制度。

但是「以黨治國」，恰是憲政運動者的眼中釘，這種制度根本與政客的政治活動是不相容的。政客的目的本在謀一己的出路，黨治代表着多數民衆利益，自然黨治下，政客是計無所售了。政客想立足於政治，最低限度須改頭換面去擁護革命的主義，才好混進革命的隊伍之內，然這終于是不方便的下策。憲政運動不是推翻黨治的漂亮旗幟嗎？於是「老同志」作內應，在野君子充戰士，「憲政促進會」「國難救濟會」使鑼鼓齊響，浩浩蕩蕩殺向「黨治」制度來了！

然則從事憲政運動的諸先生，當真爲那幾萬萬如蟬似啞的老百姓來爭政權嗎？頒佈了一紙憲法，賄選出幾百個代議士，老百姓誰能吃碗飽飯嗎？以中國社會經濟破產的現狀，教育落後的情況，種種事實在在證明憲政運動者的迷夢未必樂觀。憲政運動者未始對此不深悉，但到了要發幹其憲政運動的却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原來在野君子久已未過官癮了，官癮不能嗜，阻碍就在乎「黨治」。所以蓄心積謀想撲滅黨治，就是找不着機會。趁這回黨內分歧天災外侮交來之秋，不先下手爲強，豈不是錯過良機。這是憲政運動者所以嫉視「黨治」的心曲原委。

誠然說，國民黨執政以來，實不無可議之處，但這不能諉爲「黨治制度」之罪。與其說「黨治」之過，勿寧說是未能實現「真黨治」之過。幾年以來，黨的政權穩定之後，黨的策略有不少放棄其所代表民衆利益之處，甚至不惜與反民衆利益的實力派相妥協，對右傾，腐化，

保守的勢力讓步，於是黨內優容了一些改頭換面的政客官僚，對主義則陽奉陰違，對事業則因循遷就，黨內分子雜亂了，革命路線混淆了，弄到政象紛亂，民生困難，這正是自己敗壞了黨治根基，那裏是黨治之過。

告訴憲政運動先生們說吧，二十世紀的政治潮流可以說是一黨獨裁政制的時代。只有一黨專政，可以顯示國家政治上之經濟制度轉變的趨勢。意大利法西斯黨獨裁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獨裁政治；蘇俄共產黨獨裁代表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政治。像英美法標榜的雖是普民政治，實也是偽君子的資產階級政治，普民是騙人的。黨治制度是最明顯的由經濟關係而支配政治的一種政體。中國是殖民地地位，代表殖民地被壓迫民衆經濟利益的政治只有國民黨專政之一途。

這種道理，絕不是私淑於法西斯黨門下的羅隆基博士所能理解的。看他「我爲什麼反對一黨專政」（見一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所說國民黨訓政的話，如「我們要問，中國是否需要訓政？即使需要訓政，如何去訓政？何人去訓政？……」好像羅博士對訓政還要有一種選擇的自由，這真不自由公民的身分呀！但他不知革命政權之獲得，是若干民衆頭腦鮮血換來的，由若干鮮血頭腦的代價，才確定了革命主義訓政的目標和制度，博士貪生怕死，坐在沙發上跟革命大眾要訓政的自由真好容易啊！告訴羅先生，一黨專政是與革命政權締結而生的政治形態。請你不要再說黨治制度只有黨員有特權，黨員是不足爲你嫉視的，在軍閥時代黨員也是有欲頭的危險的！

從事革命的人諒能知道，黨治制度本身是無可非議的

，只在乎勵行與否而已。倘若徒具黨治之形，實則優容講黨怨黨之分子于黨內，黨治精神自然要喪失了。黨由政客官僚而敗壞，官僚政客反掉頭再來黨，這真沒有心肝呀！「老同志」們，聽着，別再上當了！

國難所給予羣衆的一個新覺悟

吳蘇青

(一)

自「九一八」事件突發，直至現在，已四月有餘。政府當局，一方面既無一正確之準備與對策；他方面，對於該問題之突發的本質，範圍，及其相連的諸方面，根本便欠缺一個系統的把握與明確的認識。他們不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理論的必然關係去探求問題的因果；恰恰相反，只認爲是日本軍閥們的一種主觀的侵略行爲。——這不惟把因果倒置；而且把事實的本質都隱蔽着了。顯然的——「九一八」事件的本質，完全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的結果；葫蘆島的築港，以及中國本國在東北的鐵道計劃等……爲促發這個問題的偶然事實——事實上，也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性的結果。這些問題本質上的因果關係，我們在這裏不能詳述，不過略爲提及。

問題的解決，當然也不能從國際資本主義現實的矛盾關係中——尤其是日本資本主義本身所構成的特殊部份的矛盾關係——去尋求正確的對策。問題的本質既然爲庸俗的見解所隱蔽，問題的正確的解決，便沒有可能。

因此「九一八」事件演成到今日這樣嚴重的情勢，政府猶不能樹立一個堅決的正確的方向的理由，便不難明白——他方面或自另有其隱衷所在。

(二)

羣衆的抗日運動之狂烈的暴發，亦屬事實的必然結果。政府在其責任上與事實上，均不能不予以正確的指導與扶植之必要；而乃恰恰相反，反予以極端的忽視與輕視，致形成羣衆與政府之對立的險惡形勢。顯示着兩個方面的事實現象：一方面，政府在統治的職能上遂不能不因此而表現薄弱；一方面羣衆對生存的保障上遂不能不感覺根本的失望。這兩方面的現象事實之內部的潛化的結果，必然誘發出羣衆的一個新的覺悟。

在這樣矛盾的對立的局勢當中——一方面形成國家社會之內在的矛盾形勢，一方面我全國民衆和日本資本統治階級之矛盾的對立形勢，更深刻而顯明了——要求自身的矛盾的解除，擴大或統一對口的鬥爭力量，實爲急切與必要。

在企圖實現這個要求的原則之下，政府方面所採取的途徑，有所謂「國難會議」，和正在擬議中的「國民救國會」等把戲；社會方面所喊出的口號，是「政治公開」或「實現民主政治」。事實上，國難會議或國民救國會，也不是不必要的；然而設若會議的本身，又演成一套「雙簧」把戲，則政治的矛盾，便只有加深。政治公開或實現民主政治的口號，也不是不必要的，然而相對的部份的公開，在今日民族資本還沒有發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只有驅着政黨去依緣軍閥，重新促成割據；所以政治的公開，確

是目前的一個客觀的要求，然必須絕對的普遍的公開。

回頭再考察羣衆的要求又是什麼呢？

顯明的，對外在要求政府能限期收回失地。對內：要能把握羣衆之所以離開政府的因果事實——毋寧說是政府離開羣衆——纔能認識羣衆之目前的要求。羣衆在自衛自救……等運動上，所以橫遭譴議摧殘與忽視，由於羣衆在事實上，沒有法律上的起碼的自由——毋寧說，羣衆的起碼的自由，也橫遭蹂躪，所以羣衆目前最低的要求，是一個真實的「德謨克拉西」的實現；易言之，便是（1）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的自由；（2）澈底監督國家財政；（3）武裝自衛的自由。這便是民衆目前的根本覺悟，也便是民衆目前的最低要求。

一九三二，一，廿三，北平。

一言之差將鑄成大錯

夢生

據哈瓦斯念日日內瓦電，國際華代表團宣言稱，據上海哈瓦斯通信社轉到消息，中國政府擬援盟約第十六條向國聯會有所請求一事，尙無所知，日內瓦刊行之民族日報，對此事加以評論，略謂援用此條在法津上殊難解釋，緣此條之規定如有國聯會會員違背盟約第十二條十三條或十五條所載之義務，而從事戰爭，則應視為對會員全體作戰云云。茲欲逕行援用此條，必須先有戰爭或攻擊行為，經確切認明，且為全體的承認，而首先證明此項行為必為被害國家無疑，當日軍侵入滿洲之時，中國固曾認其為作戰行為，但其後向國聯會申訴時，則未嘗以戰爭為根據，但盟約第十六條非不可援用，無如中國僅稱有戰爭之威脅，

以致國聯會引用之第十一條之手續，而自始至終所有行政院討論全未能超出此條之範圍，勢已至此，中國勢不能翻然變計，而謂日軍在滿洲之行為，原有一種侵犯之戰爭，前此稱為戰爭之威脅者，實出錯誤。

觀上所述，吾人殊不難斷定國聯對滿洲問題無解決之誠意，故為吹毛求疵以擺脫其責任。一九一八「事件」的開始，即為日軍對我作戰之行為，我政府為遵守國際公法計，即急電國聯，請求制止日軍行動，國聯數次的議決案，竟決議而不行，照國際聯盟之條約，甲會員國以軍事侵犯乙會員國，則違背盟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十五條所載之義務，應視為對會員國全體作戰，該會員國等即有援用第十六條之義務，今則不然，日本以大砲轟炸我東北，我政府會一再報告國聯，而國聯亦命令各會員國在滿洲領事報告滿洲消息，日內瓦空氣一時頗為緊張，理事會主席亦曾極感棘手，去年十二月十號之新決議案，國聯當能記憶，錦州之劃為中立區，中國軍隊之退至瀋陽，非日軍節節進逼，此議決案何由產出？乃國聯忽視其義務，堅不執行，一若東北完全為日軍佔領，熱河告急，尙非日本對我作戰者，國聯之信用喪失殆盡。

在此嚴重的情勢下我政府于萬不得已，乃請求國聯援用第十六條，不幸電文尙未送達，而日內瓦竟發現此種惡耗，吾人深信，此雖非國聯正式消息，然其代表國聯之態度無疑，惡耗傳來，真不啻冷水澆頭，中日問題依賴國聯解決，殆成幻想。

今日中國當局所應注意者，宜澈底覺悟國聯四閱月來對解決中日問題之態度，準備此次請求國聯援用第十六條

，若國聯不能執行，我政府應如何對付？總之，政府宜速籌對日方針，不應純依國聯之任意處置也。

解決東北事件的兩條路線

規

自東北事件發生後，政府當局，始終抱着「依人政策」以求問題的解決，如請求國聯主持公理，和希望美國召集九國會議，這都是「依人政策」之具體表現。但是東北事件，不是依人所能解決的，愈依人而愈使問題的本身糾紛化。吾人若以客觀的態度，去把東北事件發生的因子分析一下，便可以得到解決東北事件的正確路線。

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乃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同時又是日本資本主義沒落的前夜之迴光反照。假設日本資本主義不發達到最高度，決不會發生經濟大恐慌和失業潮洶湧這兩種現象。所以日本佔領東三省，乃是為解決其本國失業潮和經濟恐慌以維持資本帝國主義的生命的一種手段。

日本侵略東北的基本因子既在這裏，我們即可從該事件發生的基本因子以謀對策。在日本失業潮洶湧與經濟大恐慌的形勢之下，我們只有對日作戰，即可以打破他們佔領東北即可以救濟失業與經濟恐慌迷夢。日本的無產階級必乘中日之戰而躍躍欲動；日本的統治階級必然地在中日戰爭的炮聲裏而先行崩潰。

不過，我們要與日本作戰，也應先有作戰的準備，最低限度，也要做下列幾種工作：

A. 在最短期間內完成粵漢路，以靈活內地交通。假設

日本封鎖南海，黃海，東海各海岸線時，我們還可有以廣州灣為我們的出口，因為日本沒有封鎖廣州灣的能力。

B. 中國海軍不及日本遠甚，于作戰時，必然地要放棄沿海各地，同時必須在內地建立一個陪都，以免指揮戰事之中央機關受戰事影響。

C. 戰爭開幕之後，需要鋼鐵甚多，山西湖南富于鐵礦，可設立鋼鐵工廠開採，以供需求。至其設工廠之資本，技師和機器，可向與我有利害關係的國家借用，在短期間內必須完成幾個完善的鋼鐵工廠。

政府當局，早能有以上各項的準備，最後勝利必屬于我國，這是可以斷言的。現在政府當局已作對日絕交之準備；但是在國際公法上規定，絕交未必作戰，我們希望政府澈底一點，更進一步對日作戰，這實在是解決東北問題路線之一。

政府當局如果認為戰爭在目前的犧牲太大，想利用外交策略去收回東北，那麼也只有舉行東方會議了。路透社里加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電：「本日蘇俄外交部發表一建議，提議舉行一遠東圓桌會議，蘇俄亦願參加。此種提議，可視為蘇俄對於中日東三省問題所取之態度與綱要，該項建議于芳澤返日路經莫斯科時，由蘇俄當面致芳澤云。」我們從這個消息看來，蘇俄也有舉行東方會議的需要。這種會議，實在是我們外交政策上應走的路線。我們要知道：蘇俄的五年計劃行將完成，使日本發生忌嫉心，羨慕心和恐怖心，這也是日本侵略東北的次要因子。假設我們同蘇俄舉行東方會議，一方面可以增高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

一方面可以稍殺日本侵略之野心。我們更要知道：國聯既然袒日，為甚麼還開甚麼理事會來敷衍中國，這就是想在中國受損失的條件之下來維持國際和平。如果中國同蘇俄舉行東方會議，他們一定恐怖中國走極端而跑到蘇俄的懷裡去。各帝國主義者又鑒于自己的恐慌而不能參加世界戰爭，他們必勸日本讓步，而延續他們的生命。中國在此等情形之下，也可以操勝利。

所以我說解決東北問題，只有兩條路線：

1. 對日作戰；
 2. 舉行東方會議。
- 望政府當局速向這兩條光明大路走去。

『取消黨義』和『添授讀經』 君可

新近有一位朋友從吉林回到北平，他是在那邊教育界服務的，所以我就問他那邊自國難後的學校情形，他說日本人常常到學校裡去謾罵，質問為什麼不開學；他說後來開學了却沒多少的學生，不過日本見了狠喜歡，由怒罵而變為嘉獎；最後他傷心的說：沒法子，假後聽說要『取消黨義』『添授讀經』了！教育廳的公文已到達學校了。言下不勝慨嘆。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可驚奇的消息，我們無寧視為當然，何以呢？

日人怕中國人民覺醒，不甘心做亡國奴，故武力佔領我土地之後，還箝制我教育權：一面把所有教科書中所謂反日教材全盤刪去還不算，還要取消黨義，目的不外是要

辦亡國奴式的教育，以後養成任憑屠戶宰割，只會落泊，不會出聲綿羊式的奴隸。這本是日人處心積慮的一貫政策，所以毫不奇怪。黨義是要講民族主義的，但是日人所要者，却在中華民族之投降於帝國主義的大和民族；黨義是要講民權主義的，但是日人所要者，却在中國人對日本人無上權威的服從，唯唯諾諾，蠢如鴛豕而已；黨義是要講民生主義的，但是日人所要者，却在日本人民生問題的解決，對中國人只求『民死』罷了。故黨義之取消是當然的。

至於添授讀經，其目的仍是要造成中國地道的亡國奴，以中國的『聖人』作盾牌。

所謂『經』，不外儒家的思想，教條，他們提倡『三綱』『尊王』『忠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荒謬思想，這是極適合於帝國主義者統治殖民地的教義。自漢武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以迄滿清宣統——甚至民國後的袁世凱張作霖，一脈相傳，都是玩的這套把戲，以之作保衛專制，壓制人民，精神上的堅甲利兵，好像歐美帝國主義者，以宣傳宗教的牧師為劊子手，以新舊的馬可福音馬太福音……為麻醉人心的工具，如釣魚之餌，套狗之圈一樣。

但是日本人又嗾使其中國忠馴的走狗，取消黨義課程，可是人民革命的意志，它是取消不了的；日本人可利用『讀經』以灌輸腐敗思想，作日本暴虐無道的辯解；又是歷史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只是增加青年學生對經書的反感，因而更秘密飽量的吸收左傾的思想。世界上一切，都是這樣矛盾的，他們認為求生的良藥，正是自促壽命的毒

品。日人在我們東三省的一切行爲，還不都是自掘墳墓嗎？

從出宮說到將充東北偽政府元首的溥儀

霽

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黃郛，鹿鍾麟，張壁等，聽了李石曾的建議，使溥儀自當日起，廢除大清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同等權利，並自當日起，移出宮禁，自由選擇住所。當時這件事做了後很得一般明白人的好評，說溥儀在日常居住極不適宜的千百年禁物皇宮，從那時開放爲博物院；不能保持人格，不能享受人權的溥儀，從那時超出帝籍，恢復了固有人格和人權。這對於社會對文化尤其對溥儀個人，都是有無限福利的。還有人評論說，馮玉祥是重演逼宮戲，可惜他心太軟了些，沒有乾乾脆脆的把溥儀殺了，免得以後又被一班不要臉的東西們簇擁胡鬧。

按溥儀在出宮七年以前，曾被不要臉的張勳簇擁出來胡鬧過一次，然而那並非出自溥儀本心，因爲他那時還是一個十二歲什麼也不懂的小孩，殺不要臉的張勳可，殺無辜的小孩是不應該的。馮玉祥請他出宮的時候說他已經十九歲了，但他仍然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不如，日在麻醉中的傻哥兒。換言之就是他仍然是一個無辜青年，對他絕不應有什麼惡意的舉動。

屈指計算，溥儀離京，轉瞬已是七年有餘。當他初出宮時，曾有人勸他從茲努力向上，先投效國內高級中學或大

學預科，然後再往外國去留學，以期造成一個知識豐富，學問淵博的人，對事皆能明白觀察，清晰認識，不再做那種受人利用，喪失人格，丟掉自由的木偶皇帝勾當。這幾年來，溥儀雖沒有照着勸他的話去實行，但六七年來，個人學問的努力和人格修養，總非未出宮前的溥儀所能比。從前被不要臉的人利用是因爲年幼無知，現在那個人再來利用他，必爲溥儀所不爲，至於說到被外國人愚弄，給國家留永久的禍患，被四萬萬同胞所仇視，更是現在溥儀所不做的事。此次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人想從此併吞東北，又用滅朝鮮的故智，先煽惑東北獨立，與中國政府斷絕關係，然後再脅迫縱支配下的偽政府，訂定賣國條約。這個目的達到後，所設東北政府，除了立即消滅之外，還想做什麼？據說，東北偽政府以傀儡元首，最初是選定了張宗昌，張宗昌雖係粗人，但他有一個賢良的母親，終于使他沒有去受日人愚弄而賣國。張宗昌既不做大皇帝，其次日本人才選定了溥儀，溥儀到旅順是在十月初天津事變後，當時日本人把龍旗黃袍均已做妥，只因吉遼秩序尚未安定，黑龍江，熱河還未到手，其他陰謀也還沒有佈置妥當，所以把甚囂塵上的溥儀做皇帝事就暫時擱置了。

近來黑熱兩省各被日軍得去一半，錦州的中國軍隊也已經退入關內，地盤愈見擴大，勢力愈見鞏固。花樣翻新，又煽惑東北獨立，在偽政府中，不使溥儀做皇帝而將改爲大總統。皇帝也好，大總統也好，其爲日人的傀儡還是一樣。上面已經說過，現在的溥儀行將達三十而立之年，已不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不如的傻哥兒了（錢玄同會這樣稱過他）。前者被人愚弄是因爲矇昧無知，且愚弄者是中國人

，充其量不過做到一個國內政變而已。這次愚弄者是日本人，在喪失人格，和辱罵祖先之外，在最近可以斷送東北四省，在將來可以亡中國。遺臭萬年，受四萬萬同胞永代的唾罵，就在此瞬息間的一舉了！薄儀！薄儀！薄儀！

據說薄儀的到東北，並非自動，乃是當天津事變，在黑夜裏，被日人挾迫帶去的，現在居於旅順，形同囚犯，可知做皇帝或做大總統，必非出自薄儀本心，那麼現在的薄儀應抱寧逃避，不屈服的決心。萬一在日人蠻橫高壓之下，不能逃脫，則更進一步，抱頭可斷賣國條約不可簽的決心。那時就是在日人手下犧牲性命，也是死而有榮的！薄儀！儀！勉乎哉！

一月二十日。北平。

停付內債本息問題

愛亭

一，緒言

幾日來的函電交馳，言辭激昂，轟動南北的停付內債本息問題，經行政院于十八日電滬各界聲明「現政府決定維持公債庫券信用，並無停付本息之事，」後已烟消雲散，一場風波，從此平息，本無再行研究之必要，但是作者以為本問題關係中國財政前途甚大，新政府是否以後永不採行此種政策，不敢預卜，在此種情形下，似應有再行精密的研究，深刻的討論之必要，以明政府停付內債本息之當與不當耳。

二，停付內債本息問題之所由來

按新政府成立後，有兩種最難解決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一為對日問題，一為財政問題，對日問題除了蹈前政

府的覆轍——哭訴國聯，乞憐美國，抱不抵抗主義——外，也沒有甚麼新奇的政策，值得我們注意的。其次財政問題，在舊政府未倒塌以前，本已羅掃一空，陷于山窮水盡之絕境。試觀某部長下台時，政府派員接收國庫，未得分文現金，並且某氏拖欠銀行界千萬元，其窮可知。按孫科報告前政府每月支出達三千六百萬元，現政府雖力求減縮，每月尚須二千二百萬元——中央開支軍費每月須一千八百萬元，黨政費每月須四百萬元，各省如能將各種國稅，統稅，關稅等如數繳到中央，尚有勉強維持之辦法，仍是自新政府成立之後，各省有自行扣留國稅之趨勢，如粵方自扣留稅收以後，舊扣至今未還，新稅且行續扣。東三省既為日本佔領，東北軍費唯一取給于河北，每月不敷甚鉅，因之借用某某兩項稅收，湖北則借用江漢關稅，閩省則借用統稅，山東則借用國稅，其他各省亦將效尤，在此種割據地盤，自無中央的情形下，新政府所得者僅上海之關稅統稅等每月七百萬之收入而已，而政府開支，有如前數之浩大，兩數相差甚遠。當黃漢樑初上台時，本欲即籌千萬，但不可得，繼謂將設法六百萬，亦未得如願，終則僅得三百萬，杯水車薪，何濟眉急！政府有竟發行八千萬金融公債，但是近數年來，政府惟特發行公債為經濟之來源，總額竟達九萬萬元，只去年一年，即有三萬萬八千八百萬元之鉅！而社會經濟能力，究屬有限，若再增債，則民力實難支撐。且在此政府一切政策尚未決定之前，實亦不敢放胆投資，貽誤本身正當業務。現政府既籌款不得，發債又不可得，于是乎遂有十二日的孫宅會議，有停付內債本息半年，挪用担保基金之擬議。此停付內債本息問題所由起

也。

三、停付內債本息問題發生後之影響。

當孫宅會議時，孫科陳銘樞極力主張停付內債本息，挪用担保基金，以應政府目前之開支。但此消息一經傳出後，中外持券人，群起反對，並集議應付辦法。首先受其影響者，即上海證券交易所停市二日，繼之乃有市面洋厘抬高之現象，各方認為金融界的美敦書的銀行錢業二公會及商會等，函電交馳，請維持公債基金，反對于前，平津金融界響應于後，風潮擴大。將遍及全國。商界對於政府表示之嚴重，自五四罷市以後。實以此次為最甚，竟欲自行接收債券抵押各稅之稅收機關！今觀銀錢兩會電報內云：『惟有盡其力之所能及集合全國各公團，不惜犧牲一切，採取種種方法，以為保管基金委員之後盾。』又在基金保管委員會宣言中所謂：『必要時惟有盡力之所能及，採取辦法。總期國民政府之條例繼續有效。』其態度之強硬，意志之堅決，從此可見。聞當時金融界確有所準備，所謂種種辦法者，其一即為向江海關稅務司接洽。若萬一政府果移用基金，則常由江海關稅務司將每月應付基金之稅款，逕交保管會自行按期發還本息，不得解交政府。此外所謂『六罷』之方法，即為罷市，罷稅，罷工，罷課，罷崗，罷操是也，今察此種趨勢，政府若果訴諸強權，停付內債本息，而引起經濟界全體之激怒，社會人心之動搖，而掀起了政治上之重大的風潮，甚而至于撼動現政府之基礎，大有實現之可能性！

四、反對停付內債本息的理由

觀前節所述，可知反對停付內債本息的聲浪，幾遍及

全國，彼等所持的理由，不外下列數端：

(1) 侵害人民財產權即等于政府以詐術騙財：中國近年來，迭經內戰，軍費膨脹，惟公債是賴。此種公債半皆入于銀行家，半皆落于人民手，作為自己財產一部，用公債為基金，以營謀共有規則的發展。今政府一舉而停付本息，則債券跌價，甚而等于廢紙，自在意料中，昔日視為有價值的財產，而今落為一文不值的廢紙此何異于政府以詐術而騙財？如此種政策，假令可行，則世界任何政府，均可隨便取消債務，財產困難根本不應成為問題，何至勞世界財政大家之苦心焦慮？

(2) 陷社會秩序于紊亂，導社會經濟于破產：現代社會的構造，宛若齒輪相銜，各個都有獨立的作用，同時彼此復有連帶的關係，故價格一落，社會相連而生之波紋，幾無窮盡。社會基礎，經濟為要，經濟一旦崩潰，則在經濟上一切之建築物，隨之倒塌，試思此種數萬萬之公債，萬一變成廢紙，則社會基礎根本動搖，當此國難方殷之際，能不釀成巨變，陷社會秩序于紊亂，導社會經濟于破產，豈可得乎？

(3) 破壞國家公債信用：募集公債本為政府籌款之最便方法。如此次人民。上了政府的當，可一而不可再，政府信用既已破產，以後新債，尙有何人承受？此乃政府自掘墳墓，而自斷其經濟之來源也！

(4) 惹起國際的糾紛：現代經濟交通，幾無國界，外國債券不妨入于本國人之手，而內國公債，亦儘可在外國流通。我國內債持券人不限于中國人，外人保有者亦不在少。故單獨停付內債本息，亦即等于停付外債本息，其惹起

外人之抗議，搗動國際的糾紛，亦在所難免也。

我們一定戰勝日本

華民

我們能否戰勝日本，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乃是「方法」的問題。如果我們也和一般腐朽軍事學家一樣，一切只從槍砲的犀利不犀利，子彈的多少來估計，戰士完全從不能應用的兵士們身上着想，自然我們惟有失敗，惟有像現政府一樣，束手讓人家宰割了。如果我們和戴季陶喇嘛（恕我用這個不恭名詞，他的意思看下文便知道）一樣，整天想用「不忠」，「不義」，「不孝」，「不弟」的咒，想咒敗日本人，那麼南宋冬烘朱熹之流也已經非正式的試驗過了，結果是天靈蓋抵不住狼牙搥，金元兵相繼南下，終究把皇上一個大漢民族，讓與人家來統治。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戰勝日本？大家且慢心急，聽我慢慢的道來：

- 為避免志士們救國心太熱，責罵我叛臭架子，所以趕緊把我的準可以戰勝日本方法先說出來，一切解釋，留待以後才說。我們的方法簡單的很：
- 第一，政府立刻劃分區域，集中所能調動的下級軍官及在鄉軍官齊集各區中心地點；
 - 第二，再立刻通令全國中等學校以上學生齊集各區中心地點；
 - 第三，把這兩種人加以：宣傳，組織，訓練，及領導民衆獨立或聯絡他隊對日作戰的訓練；
 - 第四，把這兩種人分佈到各縣各區各鄉開始工作；
 - 第五，通令全國三十畝地以上人家必備槍一枝，地多

遞加；

- 第六，與俄復交，成立協約，並集中國內汽車，即開由新疆與俄交通孔道，以便由俄及歐洲
- 第七，由汪精衛先生蔣介石先生及主要各大員將領，邀請國內著名富豪，磕頭運輸械彈。請他們拿錢出來買飛機，大砲，毒氣彈；各省主席，各縣長共同此法募款；
- 第八，中央，省，縣，各組織招待民軍首領暨鄉老機關，與以極隆禮招待以買其死力；
- 第九，把沿海三萬里內劃作戰區，把老的盡撤于內陸，只留壯丁，有事為兵，無事為農。
- 第十，這些事都辦個大不離題，那就——對日不宜而戰！

當然這裏面文章過多，如將東省贈與美國或與締結極有利投資條約，以邀其助我；自願作蘇維埃聯邦之一，以誘俄助我；與德訂立極有利條約以獲得其技術人員；另以其他優厚條件許各國以防其助日；處這種非常之時，須要大刀闊斧不顧一切的幹，什麼事也不許計策萬全，只求能戰勝日本便一切有辦法，一切都萬全了。

如果外交不成功，我們是否還能戰勝日本？當然的能！我們所以不把這個重要辦法列入上十條內就是表示這個意思。這樣為什麼準可戰勝日本？我們下邊就要給他充分解釋了。

第一我們要描摹在這種計畫下所發生的戰爭形態。在戰爭的開始日本一定要集中兵力，盡可能把我們的都市佔領，但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就看龍江錦州戰事經過

就可以知道了。我們如果希望永久在沿海都市抵抗，那確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這樣便形成一種破壞戰與對壘戰，日人飛機大砲有了固定的目標，威力自然顯著，我方損失重大，那是不值得的。在戰事開始的時節，因沿海都市交通便利，指揮聯絡方便，軍事設備較充實，自不應立即放棄；又如借此堅固陣地耗費敵方的實力，亦應專作合乎此目的之抵抗。但沿海都市終不能支持到底，至相當危險時期，即應作退却準備，將此種都市所有一律撤去，並將向各方交通完全破壞，而且在這個期間就該完成村落游擊戰的應有準備。想這這假戰爭的大部分應該屬之正式軍隊，因為他們對於這種對壘式戰爭還有訓練與經驗，民軍在這個時期只負遊擊與協助責任。

這樣此種都市逐漸放棄，即入于半村落戰與半對壘戰時期，在這個時期，日人必仍以我近海重要都市為攻擊目標。我方在都市應戰策略，仍同上述。不過日人欲取得此等都市，當較沿海都市更難，因在沿海都市戰時期，近海都市防禦工事，自儘可能設備，日本前此作戰經驗，防禦法自更為適當與進步。但最大的原因還是由于此時已入內陸，近海各地民軍，已能充分發揮其遊擊能力，交通完全破壞，運輸須經數百里民軍陣地，一切感覺不便，威力自然減少的緣故。

在這個期間日軍是否能勝利，已成疑問。即使勉強勝利，所佔不過近海二百里——至多五百里——內重要都市，且必已精疲力竭，不能再向內陸發展。一由于沿海五百里外重要都市，多在關隘環抱中，敵軍進攻不易；二由于前線距海口愈遠，所經之民軍陣地愈多，其交通與後方被切斷

之可能亦愈大；三由于民軍活動之數量愈增，日軍之防禦愈難。此時日人須用其全力于持交通線——預計日人在此交通線上，每隔五十里須駐兵萬人，方能獨立對民軍應戰及授助附近被攻日軍，為此則日軍愈深入，則進取之力愈弱，全保守所用之兵愈多——自然不能進取了。為此即入于完全村落戰遊擊戰時期。此時我們所失的，不過若干遷移一空，防事破壞淨盡的幾坐都市，日人所得的也不過如此，這種都市以外，到處都是我們遊擊隊出沒的地方，活動的範圍，這種都市時有被圍困與襲擊的危險。日軍欲保持其既得之地，即不得不改攻為守，即使保持住了，只不過做了消耗軍力的場所，毫無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價值。

在這個時期或這個時期以前，日人或已覺悟軍事上「線的發展」的失計，轉而求「面的發展」。但此種企圖實無若何效果可言，即使勝利，所得仍不過主要都市附近若干小都市但因此將更分散其所駐地的兵力，而與吾人以襲擊與個個擊破之機會。否則彼即須縮短戰線，自動將兵力撤至沿海都市及其附近，希圖我軍追擊，形成對壘式陣線，藉取勝利。日人這種計劃能否如願以償是很有疑問的，第一舊式戰術支配下的兵士心理，可進不可退，一退即氣勢餒敗，再沒有作戰勇氣，即使勉強可以作戰，但我軍自仍採遊擊與擾害方畧，日人計劃仍無所施；日軍為前進，將陷于前此同樣困難，不前進則無法使我屈服，我們就算勝利了我們作戰計劃就算成功了。

以上不過只說到軍事方面，如果說到經濟方面，則日人失敗或將較前述者為必然與稍早。日人作戰開始，一定期望佔一重要都市即獲得甚多經濟利益，並以為取得一重要都

市即獲得甚大支配附近地方的權力，而施行他那因糧因人計劃，以我國之人力財力與我國搏戰，日人在經濟方面反可有益無損。如果我們採舊式作戰方略，不用民衆武力，純恃軍人武力，結果一定中了日人詭計，東省戰事，已漸現這種傾向，即可證明。但是按照我們前面計畫，自始我們主要的戰鬥力即是民衆，自始我們作戰的主要根據地就是村落或山林，自始我們在沿海數百里就採取清野政策，則日人這種毒計自然無從施展了。戰爭愈延長，日人對展衆之仇恨必愈深，其破壞我村落，殘殺我民衆鬥士必愈多而慘，則民衆對日人決死之心而愈堅，這樣民衆還肯肯被日人收買嗎？這樣民衆還肯賣給日人糧食嗎？在這樣苦鬥生死相撲的當兒，民衆肯購買日貨嗎！更不用說日人爲戰略關係，早已替我們嚴密封鎖輸入劣貨的口岸了？（所以唯有這種戰爭才能澈底抵制日貨，才是抵制日貨最有效方法）。但日人戰時經濟的基礎只建築在兩塊基石上：對華貿易與戰時掠奪；爲上述兩者既皆不可能，則一二年後自將民窮財盡，普遍飢荒，即使軍事無何慘敗，也支持不了。有人說日本在現已經準備下三年作戰糧食，這話可靠與否，尙不敢定，即使如此，不過多延長幾年壽命罷了，結果仍舊是一樣的。

此外日本還有兩個大難關也是日本的致命傷。其一即各屬地的革命與暴動。朝鮮人卅年來所受日人的壓迫已至忍無可忍，這是無論在貧民與富豪都有相同的感覺。日人雖用種種麻醉的手段，希圖滅却鮮民族的意識，但語言文字所注入空泛的東西，那裏抵得過從實在活鍛鍊出來的真正意識的真實？我們就看光山事件，爆發生曾受日人三十

年教育與麻醉壯年人所生而自身已受日人亡國教育數年的小學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日人的野心與期望，是何等無價與無聊了。朝鮮獨立黨人有些地方，佔在反富人利益立場上，但朝鮮富人寧肯受其恐嚇與勒索鉅款，而不肯將彼等獻之日人。有些作日人走狗而被黨人殺害，兇犯就捕犯後，開庭時被害者妻子竟矢口不認爲黨人殺害。即此可知朝鮮民族意識是如何強烈了。數年來少數志士犧牲主義革命運動，一方面獲得上述的效果，一方面即種下將來乘機大爆發的種子。中日戰事果如上述延長下去則朝鮮大革命自不成問題！尤其在素以強國著稱的日本而不能戰勝貧弱到極點的我國的當兒。台番事件亦曾轟動世界，且使日人吃驚，因此我們可以想到台灣在中日大戰中亦必能爆發驚天動地的革命，而與日人以莫大威脅。其二即各帝國主義不能容忽日人破壞各國在華所有利益。各國在我國利益完全爲商業的，戰事一發生，日人爲戰略關係必盡封鎖我國海口，以杜絕我軍火來源，又以爲如此可以擾亂我國經濟，因日人以爲我國政府暨一切政府設經濟基礎在洋貨輸入稅收上（是否如此或有無其他補救法確是最重大最中心問題，後當論之）。但如此即將各國對華貿易完全破壞，各國能甘心嗎？各國在我們抵制日貨，他們貨物因之加倍暢銷的時候，自然嗚呼其口，一方面雖怕日人獨吞中國將來他們站不住腳，一方面却捨不得眼前商業利益，說不出什麼來；但到了他們一無所得反而喪失了唯一優越的市場的時候，自然忍不住氣了。可是如果我國採取其他戰畧着着失敗，那麼各帝國主義者，自然要袖手旁觀甚或幫助日人早日解決戰事，以爲取得在日人統治下或各國共管下在

華商業利益條件；可是我們如果採取上述戰術，使戰爭延長下去，且處之佔優勢，各國自然要理直氣壯的協助我國，並利用戰時我國亟須協助，以取得戰後優待條件了。蔑爾日本，焉值得世界合力一擊，自然立刻就冰消瓦解了。但惟有戰爭才能引起各國的痛癢，亦惟有這樣戰爭，才能引起各國的協助。（東省事件發生後，當軸者外，去戰者頗不乏人，但多數只是孤注一擲心理，並無最後勝利計畫與信心，那種戰爭確還不如持重些好；但是上述的戰爭方法確有勝利的把握，政府如知之而不能，即不能諉之持重，更無辭自解其誤國矣。）

已經太靠後了，來討論讀這篇文字所發生的嚴重懷疑，便是：我國在這種戰爭中經濟不發生問題嗎？在現在由官至民，由中央至地方莫不叫窮連天的空氣中，這種疑慮是要人人發生的，而且絕頂的嚴重。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有正反兩種解答，將來事實要走向那一方面，全看執政人能否犧牲個人利益以為判。九月間我在宣化二師的當兒，東省事件一發生，舉國上下內外全看到一點正當行動與言論，因之整天氣的發昏，却有一位同事一次發表似乎滑稽而確含最大真理的怪論，使我破涕為笑。他說：「趕快打仗吧，一打仗我國就富起來了。孫中山先生說我國每年做買賣送給外國人十二萬萬元，我看這幾年恐怕二十萬萬也不止。一打仗日本一封鎖海口，洋貨都進不來了，老百姓仍舊吃五穀，穿棉布有什麼了不得；教育界除生活必需品外什麼也不要也沒有什麼活不成。只苦了一般資產階級與官爺爺們，一切洋慾望都不能滿足了。可是也有代價，就是一年省二十萬萬，十年省二百萬萬，還有那國趕上我們的富呢？……」

……這段話雖是笑話而且估量過火，但百分之九十却是對的。他說明了幾件重事實。1. 我國閉關自守四千年，非值凶年，無今日之窮困，可知海禁大開對我們害處太大了；可是雖然洋貨侵入，但尚未造成普遍的洋慾望，百分之八十農民離開洋貨生活一点也不感困難，百分之十五知識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離開洋貨也沒有什麼，而且國內幼稚的工業品已能滿足他們的慾望；只有百分之五的官爺爺與資本家受不了，但他們只要肯犧牲些，（他們能否犧牲却是另一問題，大概是不能的，只看中央此去彼來，仍毫無戰爭準備就可以知道了。）我國便不特會強，而且會富起來，至少不至于感覺什麼了不起的生活必需品的困難。2. 單按經濟方面說，農業經濟社會比較起工商業經濟社會是不怕戰爭的，一來由于他的生活必需品來得充足，二來由于他的生活程度低下，三來由于他是比較地自足的，即與他國發生關係，也是被剝削的關係，戰爭解除了這種關係更好。因此只要民族意識強烈與槍炮子彈有來源，持久戰是利無害的。3. 所謂經濟要不要恐慌只看官爺爺們與資本家的愛國程度。官爺爺們如果不能放棄他們的舒服生活以國家民族為前提，自然不取戰爭的道路，還談到什麼戰時經濟的情況？即使偶爾發昏對日宣戰，但如不能放棄其舒服生活，重要都市一攻下，生活一感到不舒服便屈服，也談不到戰爭延長時經濟情況。即使愛國心更深一層，肯退入內陸，而仍不能放棄其舒服生活，仍設法由西北交通購進外貨，則外貨價值愈昂，官爺爺的生活程度愈高，對民衆的剝愈重，再加上戰爭槍炮，子彈，壯丁農兵的損失，自然較現在要加倍經濟破產了。因此愛國不是一句口頭禪呀，

莫要吃苦夠賤的！官爺爺們將來能否愛國，爲什麼現在沒有愛國的表現，都可于「吃苦」二字來判斷與說明了。我國的資本家不過只是些買辦階級，買辦階級的利益是建築在外貨的輸入與原料輸出上的，其他商人階級差不多一樣。戰事一發生，他們的經濟基礎便整個塌陷，因此我們便看到代表一般富人階級的報紙的中國對日論，意思是：如果日本不進攻全國，我們不可對日作戰，只在日人要到處破壞時，却不可不戰。我們日前看見天津的商民曾經協助政府和日本訂立將我國保安隊撤退河北的協定。我們又看到商人的偷偷購進日貨，與反對檢查封閉日貨。凡此皆足以表示大小買辦階級不利于對日作戰。而現在政府財政與若干言論機關大半受他們支配，所以他們如果不能放大眼光，把這次對日戰爲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犧牲暫時的利益與享樂，戰爭是要大家阻碍的。因之如果政府不能改變計劃，將財政基礎建築在另一種勢力上，不特要受他們牽掣不能對日作戰，即使勉強對日作戰，則財政基礎亦立即崩潰。惟欲使戰時財政建築在另一基礎上，非使行戰時緊急政策不可，而欲使緊急政策使民衆不怨與有效，非使政府人員能與民衆同甘苦不可。否則一邊限制民衆衣服飲食量。一邊又在那裏蓋堂皇富麗的鐵道部官署，又一邊在建築私人五層百間的邸宅，一邊又把民衆減衣縮食的錢用私人名義往外國銀行裡存，民衆怨尤自不必說了，有限的金錢那裏夠貪墨者的慾望呢？我們就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知道，我國經濟在戰時可以不發生問題，要不要他發生問題，就看官爺爺們能否吃苦與拋棄享樂主義，有否遠大眼光把民族生存與個人得失等量齊觀了。要吃苦呀！要廉潔呀！從

十七年已經喊到廿一年了，然而終究是口號而已！現在國家民族已經危亡到這般地步，官爺爺們大概也知道。能否挽救危亡，中心問題又落在「吃苦」「廉潔」上面；官爺爺們乎！你們看着辦吧！

附注一：官爺爺們能否離開個人立場來爲國爲民，自有他們的生活背景在那裏主使，不特我們幾句話不能生效，就是他們的良心也左右不了他們（當然有時他們的良心也是和我們另一樣的會站在他們私人利益的立場上，這就偶爾覺醒時來說）那麼我這種吶喊可以說無意義的了。這個我確實承認，不過我總免不了。字號人所罵的唯心氣味，以致終究發出了這種喊聲。但實在還可以有另一看法，我已經把對日戰爭主要問題討論明白了，政府如果仍舊趨趨而不敢向前走一步，那這篇文章裏已經說明白了，那便是站在私人利益立場上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顧，那便再說什麼好聽的也沒用，所以這篇文章又有一種暴露的價值。

附注二：對日作戰這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民衆能否組織起來。這個問題須要很長的討論，而這篇文章已經很長了，所以留待另篇。其餘如軍力比較問題，亦爲極重要問題，亦須俟諸另篇

本社徵稿簡章

- 一、本刊以改造社會，指導人生，促進革命，發揚文化為宗旨。
- 二、以下稿件無論記述，批評，論著，翻譯，凡不背革命原理者均所歡迎。
1. 關於國際國內時事的；
2. 關於黨務黨義黨治的；
3. 關於社會政治經濟的；
4. 關於人生倫理道德的；
5. 關於日本內政外交的；
6. 關於詩歌劇本小說的；
- 三、本刊篇幅有限，最長文字，不得超出三萬字以外，過長者恕不登載。
- 四、稿件一經登載，除贈以本刊外，并酌給以一千字一元至五元之酬金。
- 五、稿件不拘文言語體，但須抄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
- 六、外埠稿件如欲索還，須付郵票。無郵票者恕不寄還。
- 七、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有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屬本刊，未經本刊許可，不得

另在他處發表；已在他處發表之稿件，仍願送登本

刊者，須預先聲明，如未經聲明，經本刊登載後又

發現者，稿費應予追還。

九、本刊另備有稿紙，如欲投寄稿件，祈向本社函索，或

來社領取。

十、凡翻譯稿件，務須述明原書名及著者姓名，或附寄原

書參閱。

十一、來稿請寄交北平宣內舊簾子胡同四十六號本社。

本刊廣告每期刊例

地位	地定			
	全	頁	半	頁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後封面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三元
後內封面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二元